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

1333

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

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剪子巷琐忆

那时,剪子巷、马道街、三条营,是三条平行的老街巷,五六百米长。两侧鳞次栉比的大小杂院,青砖黛瓦,高低错落,乱石砾脚的街面、绿树罕见,店铺很少。如若比较,马道街、三条营僻静,还是剪子巷热闹。

剪子巷是西通大油坊巷,东接小心桥的一条古街巷。始名周处街,除三害的周处曾住这里。时间走到明朝,这里变成兵器库房,存有大量箭簇,又被称作箭子巷。谐音之故,百姓渐渐叫它剪子巷,误传至今,这条沧桑老街便平添了几分传奇色彩。

我从童年、青年,直至搀着孙女蹒跚学步,整整五十年都住这里,如同大树有了深根须,枝叶婆娑,风霜雨雪都熟悉我的快乐与悲伤,春夏秋冬也记住我的身影和足迹。

活着,至少有碗人间烟火。

剪子巷尾的杨吉兴煤炭店,顾客盈门,周边街坊邻里,如期要到店购买煤整、煤球,点燃自家炉灶,飘点饭菜香味。

杨吉兴煤炭店,店堂与车间连成一体,十分宽敞。拉着板车与挑着箩筐的顾客可以并行。店堂无窗,墙边也堆着煤炭,屋内更显光线阴暗,轻弥的煤尘有些呛鼻迷眼,不想滞留。

我会骑三轮车后,如期到居委会借车去买煤整。回来路上,弟弟在车后用力推着,下坡处,他会跳上车架,坐在上面晃动双腿,沾满煤尘的小脸,露出快乐的笑容。车到家门口,妈妈也出来帮助卸煤整。夏季她会买两根“马头”牌冰棒,冬日买两个热山芋慰劳我,笑着夸我俩成了家中劳动力。

没劳动力的人家,煤炭店也有板车送煤整上门的有偿服务。

距杨吉兴煤炭店咫尺,剪子巷尾有家大众浴室。夏季除外,每星期我和弟弟夹着干净衣裤,跟在父亲身后小跑着去洗澡。尤其剃过头,碎头发在身上刺挠,就盼着去洗澡。

洗完澡,往大厅木躺椅一坐,跑堂的会及时抛来一条烫手的热毛巾,擦拭之后,周身舒服。刚躺下,父亲让小贩送来一盘插着牙签的桂皮豆或采石干,越嚼越香!身旁躺着的父亲,微闭双眼正在让人捏脚,我跟弟弟说:“给父亲留点。”心想让他知道我俩已经懂事了。

浴室隔壁,有间路边公厕。岁月悠长,始终记着它。缘由是这间公厕罕见。

这间公厕并非那种露天蹲坑,整个厕所如同小旅社里的大通铺,深褐色的木板钉成长厢,严严实实覆盖在便池上。厢面有序地空有五六个庞大的圆洞,坐洞口上,双脚可踩地面,人很凉爽,尤其适合老幼病残人群。可惜,这样的公厕已消失殆尽,不过办事“以人为本”的传统还在。

路过公厕,向东二百米就到南京盲哑学校。

有了盲哑学校,四面八方的特殊学子,都赶来上学读书,剪子巷因此名声传得更广、更远。

老张是前年五月退休的。刚退休时,快活得像只小鸟,骑辆自行车,城里乡下地跑。时不时将看到的美景,或钓到的大鱼,用视频发给我。我好生羡慕。

老张与我关系特殊,我俩同村同岁,又是同一年到城里工作,交往颇多。尽管他经常劝我多活动活动,但我本性难移。我好静怕动,窝在家里看书的时间多,唯一的运动方式是每天早晚在小区周边跑跑。

过了不久,老张就在微信里向我抱怨,说自己退休了像一个断线的风筝,没着没落的。整天跑来跑去,没有意思。我问他,你想干什么呢?他说,也有朋友介绍他到物业公司做做管理,还有人拉他跳广场舞。他都不感兴趣。我说,想干吗不想干吗,是你自己的事,你对什么感兴趣就做什么,别人可代替不了。

又过了些天,老张发信息给我,说在老年大学报了一个学写字的班。我说,那是书法班。

“名称是这样,但我哪是学书法啊,只能是学写字。我的字七仰八叉的,小时候没少被老师批评,现在时间宽裕了,补补小时候欠下的课。”

老张说的也是实话,我们的大学和初中都是特殊时期上的,没有好好练字。

“纠结名称干什么?字练好了,就成了书法。”我对老张说。

“不指望能写出书法作品,只希望能安下心来做点事,或者说在做点事中安下心,不再是心里空落落的,早上起床后像只没头苍蝇,到处乱撞。”

老张的想法,也是我的想法,或者说是很多退休老人的想法。就是想活得充实些,自我点,自由点。

前年年底,老张在书法班学两三个月了,我俩一次相约喝茶。他谈了自己学写字的心得。

盲哑学校的校门宽敞,用手语互话的哑女孩,拄着拐杖的盲男生,进进出出,生机勃勃,仿佛一片阳光亮在眼前。路过校门的大人孩子,也会好奇地驻足观看。

我住三条营,跨出后门就到盲哑学校。记得,我在城南中学读初三,有天在盲校门口遇见一个梳着两条长辫子、瓜子脸盘、大眼睛亮的哑女孩,打着柔软的手语跟人说话,不知为什么,我的心动了下,懵懵懂懂突然喜欢上了她。之后有了机会,便溜到盲哑学校大门旁,紧张地四处张望,很想再看着她的身影。

《首都志》记载:南京救济院、妇女教养所、孤儿院、育婴所、养老院、养老总所都设在剪子巷。我只见过老人堂(公费养老院),它距盲哑学校不足百米。妈妈曾带我去探望住在里面的丁爷爷。

丁爷爷是孤寡老人,也住70号大杂院。白天扛着担子,走街串巷,吆喝着:“磨剪子嘞——抢菜刀——”邻居们都照顾他的生意。剪子、菜刀都留给他磨。他会推搡着不收一分钱,说:“邻里邻居要什么钱……”

后来他病重,住进老人堂(南京织布厂前身),隔三岔五都有邻居送点藕粉、炒米什么的去探望。妈妈也带我去探望,顺便帮他收拾卫生。我站在走廊等妈妈,厢房里断断续续传出老人各种呻吟声,引起沉重又悲悯的情绪,很难忘记。

剪子巷与张家衙交会所,有家茶水炉,老板老杨大叔,上世纪七十年代曾与我一一道被街道安排在转龙车耐火材料厂,监督劳动。

杨大叔近六十岁,矮矮胖胖,喝点酒,两颊红红的。他原是富农,后来在剪子巷开茶水炉,种地、铲煤,使他熟练地使用铁锹。耐火材料厂让我俩挖土垒围墙,半年时间,他教会我用腰、用臂、用大腿挖土举锹如何省力又出活。那段时间,让我渐渐明白:智慧才是工作、生活的保健品。

如我所愿,1981年教育局重新安排我到剪子巷小学执教。学校距南京织布厂(原老人堂)很近,校门对面有家文具店,兼卖图书、簿本,放学时很热闹,没学生时门口就冷冷清清的。

剪子巷与蔡板桥交会处,有片杂货店。我常去买烟,老板知道我是隔壁学校的老师,显得特别热情。

剪子巷尾,有所泽普中学,改为十八中后,才有高中。我儿杨煜泰在这里读了五年,受到班主任邹国志老师的关爱。高中在江苏《少年文艺》发表了《秦淮月色》《校园之路的断想》等多篇散文,曾在国内中学生中反响火爆。那是文学最热的上世纪八十年代。

泽普中学东南面靠近转龙车,石观音、城墙根一带,大片大片、绿盈盈的菜地,蝶舞虫鸣。儿时每天吃到原生态的蔬菜瓜果,至今难忘它们的香、甜、脆、嫩与泥土气息。

他说,选择学写字选对了。第一堂课老师教我们什么也不要做,就是静坐一小时,老师说,只有心静了,才能练好字。说起来,坐不是难事,但能心平如水地坐下去,还真的不易。每次上课前,老师都会与我们一起静坐半小时以上,而且叮嘱我们,自己在家写字,也要静坐静立,等心情平静了,再动手写字。

老张很开心地告诉我,静坐静立的效果真好,脑子一片清明,心胸也开阔很多,不会想东想西,胡思乱想。

老张学写字随着时间推移,收获也越来越多。他说学写字熟悉了与字相关的许多历史知识,字体的变化与时代变化的关系,是以前所不了解的。

他告诉我,学行书,必然了解行书三大家,老张掰着指头说道,王羲之的《兰亭集序》、颜真卿的《祭侄文稿》,还有苏东坡的《黄州寒食帖》。读《祭侄文稿》字帖,就能体会到颜真卿书写时的心情,也能感受其人格魅力。读《黄州寒食帖》,就能体味到苏东坡在黄州的艰辛。老张感叹,优美的文字是用血泪炼成的。

我真的没想到老张学字会了解这么多这么广。

老张的生活规律而快乐着。他介绍,现在每天早上起床洗漱后,静立半小时,就开始写字,一小时后,吃早饭。吃完早饭,陪爱人去菜场买菜,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家务。下午三点后,再写字一小时。傍晚时分,骑车一小时。天天如此,雷打不动。

老张的儿子有次遇见我说,叔叔,父亲学字后,变化大了,不抽烟了,颈椎病也好了,帮助妈妈做家务,也很有耐心。

我为老张高兴。

陡门口品秋香

每年秋天,我都会去江宁湖熟周岗的陡门口赏秋色,尽情品味鱼米之乡的秋之艳、秋之韵、秋之灿。

陡门口村落三面环水,咸周公路贯穿其间。村落因水而起,枕水而建,傍水而居,依水而兴,围水生长,田园、河流、村庄交织成独特和谐的空间,形成了以水乡农业文化为“特色田园,美丽乡村”的历史文化。

“十万八千亩,三山六芦洲,五十三村半,九十九条沟”。陡门口村涵洞是古老的水利工程,造福着九座村庄。相传明代永乐年间此村有王、张、高三氏居于水涵边,涵口径大,水流急,“陡门”因此以涵得名。陡门口别称“荷叶村”,俯瞰整个村庄就像一片轻盈的荷叶飘落在如镜的水面,白云倒映,犹如世外仙境。

炊烟袅袅晚秋香,院外青畦蔬更翠。秋天的陡门口,谷物和果蔬竞相展露丰收的喜悦,彰显秋天独有的丰饶与馈赠。在陡门口信步走随意看,家家户户院子里或屋后都有小菜园,他们种着传统的绿色环保蔬菜,藤架上朵朵的扁豆花紫莹莹,红红的辣椒如火如霞,映红了农家美好的幸福生活;青菜、菠菜青翠欲滴,给园子铺上了一块绿地毯,绿得让人心中充满希望。

露滋霜染绽红蕊,浩浩晴空白鹭翔。农家庭院里,一棵棵柿子树、橘子树重叠交错,树干的枝丫上挂满了金黄或橙红的柿子、橘子,像一盏盏小灯笼似的摇曳生姿,弯曲的枝干呈现出独特的美。路边的桂花树满枝繁花,金桂深黄若金,银桂橙黄如玉,丹桂橙红似火,清香四溢,迷人悠长,它香得张扬、香得热烈、香得温馨,香味中还带有丝丝甜意;河畔繁花淡抹木芙蓉,烟雨芳菲含醉容。一行行白鹭在空中自由自在地飞翔,或在地面上逗留寻找食物和乐趣,枫叶、桂花、柿子、橘子、残荷、小桥仿若跳跃的音符,共同谱写陡门口秋之曲。

陡门口河边的野菊花在阳光下自由生长怒放,一片金光灿灿的样子,将秋渲染到极致。面对风雨,它们始终保持纯朴与自然、香味幽雅与纯洁,傲霜怒放与百折不挠之精神,洋溢着真诚和热情,看不到它有丝毫的愁秋、悲秋、伤秋的痕迹,尽显陡门口人的风骨。

层层金垄轻歌婉,农事盛丰忙碌碌,杯杯美酒透春芳。漫步在陡门口的村道上,泛着金波的江苏省现代农业示范园区稻田丰收图景尽收眼底,秋风摇曳沉甸甸的稻穗,发出沙沙的响声,好似稻浪演奏动人的乐章,向人们展示匠农的丰收之梦、幸福之梦。稻谷成熟之日,也是稻香气味最浓郁之时。站在稻田边上,做着深呼吸,那种清新的、带着泥土气息的香味不张扬,含蓄的香,持久的香,是打上了湖熟标签的醉人芳香。

“歪歪油”,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市面上的护肤品。因家乡人称河蚌为“河歪”或“歪歪”,而这种护肤品的外包装就是由河蚌的外壳制成的,所以家乡人干脆就叫它“歪歪油”了。河蚌实际上是生长在浅海泥沙中的一种软体动物,壳壳两片一合,严丝密缝滴水不漏,是包装“油霜”之类产品的上等材料。歪歪油因其价格低廉、治疗手脚皲裂有特效,深得故乡村民的青睐。

儿时,每到冬季,母亲便拿出攒了许多时日的一篮鸡蛋,去集市卖,换回盐、火柴等日用品,还有一毛钱一盒的歪歪油。母亲一回家,我便兴高采烈地从母亲手里接过歪歪油,爱不释手地看着。那光滑圆润的盒子上,有着海的颜色,海的波浪,又似有着土地的丰厚和苍茫。我正想打开,母亲却从我手里拿回歪歪油,说:“别弄坏了,等晚上洗好手脚后用。”

小时候的我特别顽皮,除了上学就是玩泥巴,和小伙伴们打泥仗,因此一到冬天,我的一双小手就裂得像婴儿的小嘴似的,有时鲜血竟从裂口流出来,痛得我撕心裂肺地大叫。而父母整天跟泥土打交道,他们的手脚及脸上不是有冻疮就是皴裂。

冬天的晚上,母亲做完家务,便烧开一大锅热水。她将热水舀进脸盆里,叫我将两只脏兮兮的手放入盆内。开始,手上的裂口触水有些痛,我刚要抽回手,母亲却把我的手又揪进水中,轻轻地搓洗。帮我洗干净后,她再洗净自己的手。然后,母亲打开歪歪油,用食指刮出些许雪白、滑腻的油脂,小心地涂抹进我那开裂的手指里。片刻,我的手上舒服了,心里也舒服了。“怎么样,还疼吗?”母亲微笑着问我。“不疼了,不疼了。”我兴奋地说。母亲点点头,又从盒里刮出一小点油脂,给几个姐姐涂抹。但她自己的手红肿得像乒乓球,却舍不得抹一点。母亲每天要洗衣、洗菜、洗碗,和冷水打交道的次数最多。那开裂的手一接触寒风、冷水就格外疼。看着母亲洗碗时手疼得眼泪直往下掉,稍稍懂事的我便悄悄拉着母亲的衣角说:“娘,你也擦擦歪歪油吧。”母亲却说:“娘不用,娘的手不疼。”我拉过母亲的手,把我手上的歪歪油擦到母亲手上。母亲欣慰地把我拉进她的怀抱。尽管母亲很节约,每次每人仅用一点点,但用的人多,一盒歪歪油还是不到一个月就用完了。若把盒两边凸出处放在石头上磨出小洞来,含在嘴里一吹,便会发出“呜呜——”的乐声来。那盒“歪歪油”用完了,我便用它制成“乐器”常常吹奏它,吹奏我心中赞美母亲的歌。

而今,那帮助我们度过无数严寒冬季的歪歪油在城乡大大小小的商店、超市里已鲜见了。然而,我仍然十分钟情和怀念童年的歪歪油,因为在那有着海的波纹的蚌壳内,珍藏着一位母亲仁慈的心。

南京 杨清生

老张学写字

高邮 姚正安